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皇清文頴卷三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錄監生臣蔣如燕

皇清文穎卷三十一

對

昊天與聖人皆有四府其道何如 康熙丁卯五月十一日 乾清宮應詔

陳廷敬

臣聞惟天盡物惟聖盡民能盡物謂之昊天能盡民謂之聖人昊天聖人二而已矣然昊天能盡物而不能盡民聖人能盡民而亦能盡物故曰惟天下至誠能盡其

性能盡性則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化育而參天地故又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大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昊天聖人其道詎有二哉邵子曰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

臣嘗求其義春為生物之府夏為長物之府秋為收物之府冬為藏物之府謂之昊天之四府也易為生物之府書為長物之府詩為收物之府春秋為藏物之府謂之聖人之四府也昊天以時生長收藏乎萬物故能盡

萬物聖人以經生長收藏乎萬民故能盡萬民是昊天之時聖人之經其道一也是以又曰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若邵子可謂善言天人之際者矣夫天能生長收藏乎萬物而不能生長收藏乎萬民聖人能生長收藏乎萬民而亦能生長收藏乎萬物 臣故曰天能盡物聖人能盡民亦能盡物若是者聖人豈有加於天哉聖人者天之所生也天生聖人以生長收藏之權委之聖人而天不與故春而生也夏而長也秋而收也冬

而藏也人見其盡物焉而已聖人法天以生長收藏之權委之經而聖人不與故易以生之書以長之詩以收之春秋以藏之人見其盡民焉而已然臣何以謂聖人能盡民亦能盡物也天不言而聖人言之易書詩春秋是也春無言而易存夏無言而書存秋無言而詩存冬無言而春秋存易之言如春書之言如夏詩之言如秋春秋之言如冬春夏秋冬天之所以盡物也易詩書春秋聖人之春夏秋冬也聖人之所以盡物也故曰聖人

能盡民亦能盡物聖人者一天而已矣且夫昊天與聖人既皆有四府也臣謂昊天有大府聖人亦有大府何言乎大府也蓋天有四德元亨利貞聖人有四端曰仁義禮智元之德見乎春亨之德見乎夏利之德見乎秋貞之德見乎冬仁之端見乎易義之端見乎書禮之端見乎詩智之端見乎春秋亨利貞之德統乎元義禮智之端統乎仁元亨利貞之德統乎乾仁義禮智之端統乎性元亨利貞之德不可見而見之於春夏秋冬故春

夏秋冬者昊天之四府也仁義禮智之端不可見而見之於易書詩春秋故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四府也元亨利貞見於春夏秋冬不能無所統而統於乾是乾者春夏秋冬之大府也仁義禮智見於易書詩春秋不能無所統而統於性是性者易書詩春秋之大府也臣故曰昊天與聖人皆有大府也惟聖人法天之乾盡人之性雖與昊天各有一大府實與昊天同有一大府也臣前所言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以至於賛化育而參天

地者其謂此與我

皇上盡性達天仁民育物作君作師參兩天地臣等蒙

清燕之餘俯賜延問臣學識荒陋不能仰副

聖意不勝皇恐臣謹對

昊天與聖人皆有四府其道何如

徐乾學

臣聞天不言而歲功成聖人法天而王道備其理一而已矣故邵子曰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四府者何在天為春夏秋冬在聖人為易書詩春秋春以生物而易以生民夏以長物而書以長民秋以收物而詩以收民冬以藏物而春秋以藏民葢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時人事互為經緯者也其謂之府

者蓄之而無不具用之而不可窮萬物萬民莫能出之謂爾　臣竊論之穆清之宰默成神運其德剛健中正純粹以精即太極之藴於無極而二氣五行由之推遷百昌萬彚由之亹達自發生以至歸藏皆乾之性情也聖人體乾以為德純亦不已大中至正而範圍天地曲成萬物天下託之以為命於是順時行令温肅舒慘各協其宜東西南朔遵王之路此與天之胥生胥成也何以異哉故河洛之數天苞地符聖人畫卦演象繫辭而順

性命之理發陰陽之奥生生之謂易蓋言此也農軒而後氣運方開聖人垂為典謨著為訓誥黼黻之文教三代之制作禮樂聲名變蕃極盛矣其諸天地發育萬物之候歟若夫詩者本天地自然之元聲以發其温柔敦厚之旨六義之精微協於律呂懇惻纏綿長於諷喻要其歸極於收斂人之性情長其善而去其邪以歸於正而其妙有使人遷善遠罪而不自覺者此亦如天地之揫斂萬物落其華而收其實也春秋繼詩而作聖人尊

王立訓以筆削定是非使天下凛然知王綱所在名義至重而不可犯蓋事至於成而善惡著焉善惡著而賞罰行焉春秋者聖人以是非為賞罰所謂有春秋而天道無僭忒萬國合軌者也自漢以還專經之家如王弼費直孔安國毛萇杜預何休范甯之流並以訓詁解經而經義或幾乎晦惟邵子及濂洛諸儒發揮義藴溯合淵源其理則陰陽五行其性則仁義禮智其道則五倫日用其事則禮樂刑政可以會諸心而體諸身見於事

而示則於後而後六藝之全體大用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天道王道一以貫之又何疑焉抑臣聞之皇帝王伯相為循環如天之有春夏秋冬也世運之盛莫如三皇天德之盛莫如春生聖人之幽贊神明莫善於易春為四時之首易為五經之源易也者造化之樞紐而萬事萬物所從出者也自易言之元為資始自歳序言之春生萬物而要之君心之至仁足以上契天道如伏羲農軒至矣至於氣化流行周而復始質文升降聖

哲迭興歷觀載籍若堯欽恤舜好生禹泣罪湯祝網文王視民如傷武王大賚四海罔不以一念之仁與天合德當斯之時萬物已登春臺太和時在宇宙又何必畫象結繩而後為至治禪通疏仡而後為邃古也哉是知旋轉造化乃亮天工輔相裁成實資人事而聖人之所以為心帝王無殊道古今無二理以人合天欲之斯至之矣我

皇上膺首出之隆際貞元之會

睿學淵深直契造化與天同體之功用有不待擬議而
自合者謹述其概以對

書

答李舉人論以史證經書　　汪琬

昨足下見琬春秋諸論遽蒙手教之辱謂古人以經證史不以史證經解經諸作不當參以後世事其說甚辨然非琬所敢安也琬不能探援祕籍以相讎答試舉里塾諸蒙童所恒誦者為足下言之幸足下少降心平氣而聽焉昔子程子之傳易也於屯之九五則引魏高貴鄉公唐僖昭二宗以證之於師卦則引淮陰侯於六五

則引郭子儀相州之敗以證之於否之九五則引王允李德裕以證之於遯之彖於未濟之九二則又引王允謝安子儀李晟以證之於坎之六四納約自牖則引漢四老人之定太子為之反覆其故而痛切申明之此即解經者以史證經之明驗也如其不可以為證則淮陰侯以下諸人之事豈皆不出於史乎至於楊廷秀易傳引史尤多其佗若胡康侯之傳春秋鄭伯謙之論周禮舉莫不然彼歐陽永叔蘓明允諸作偶不及史耳非其

果不可以證經也如果不可以為證則易春秋傳與太平經國書決不安引漢唐也明矣抑琬又聞春秋經中之史不當用易詩禮三經為比今之士大夫果能上下數千百年悉取春秋與漢唐宋之所以安危治亂以訖君子小人之用舍進退或同而異或異而同者無不哆口抵掌馳騁往復其間而又能著諸文章成一家言以為後世有國有家者之龜鑑此亦曠代之軼才也雖使借經立說而參之以後世之事謂之以史證經可也謂

之以漢唐宋之史證春秋之史亦無不可者其殆子朱子所云解經而通世務者也惜乎今猶未見其人而琬又學識惷陋不足以任之耳足下宜早自奮勉用此倡導後生而顧爲之詞曰史不可以證經然則琬尚奚望哉昌言無忌希賜裁答

答問東西房書

毛奇齡

據禮註鄭氏謂天子諸侯有東西房大夫士則有東房無西房此不見經文原是謬註而黄梨洲主其説謂士冠禮冠者於牖西拜賓而賓即於西序答拜惟無西房故西序與牖西近有西房則西序在西房之盡相距遠難交拜矣又昏禮醴婦贊者於西階上北面拜送而婦於牖間席西東面拜受惟無西房故階得與牖西相當不礙授受有西房則西階在西房之下婦與贊背面難

禮接矣推其説則竟以牖間之西西序之東為西房將廟寢三間而以楹西之右一間當之此非無西房直無西廟寢謬之謬矣顧廟制無明文可據但就其所云冠禮推之似東西房在廟寢三間之外别附一間即爾雅所云有東西廂曰廟者其近北一半名曰夾室近南一半即謂之房如冠禮將冠先陳服於房中西牖下此東房也何也以冠子於阼在東階上也然而曰西墉則房西有墉矣此一墉與寢堂間隔即爾雅所云東西墻謂

之序者其在墻西謂之東序在墻東謂之西墉是東序在户東而東房則又在東序之東西序在牖西而西房則又在西序之西與梨洲所言正反也故尚書顧命位次有在牖間南面者此王朝位也在東序西面則養老燕饗之位也西序東面則聽政位也乃别有一坐在西夾南面為親屬私宴之位則正是西房以其夾一墻故謂之夾以其有夾故親屬私宴得以掩蔽向使如梨洲所言在西序東則與牖間南面一位兩坐並抗既非儀

法且殿堂何地其可以親昵燕私之乎是以下文有亂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語孔氏謂西坐夾東葢只此一間而北夾之坐居於正中則南房所列當在東墉此猶之冠者居東房之中而冠服所陳當在西墉可對證也但予謂大夫士亦有西房與梨洲所言又反者以喪禮推之按初喪襲斂奉尸俠於堂則男位尸東女位尸西至殯於西階則大夫繇地士埋土皆依西墻為柩堂西無地矣故男主位在殯東而女主則不得不入於西

房南面拜客所謂不下堂者惟君夫人與女賓之尊行者至夫然後下堂而拜於階下此則大夫士廟制明有西房之經證也况所證必不止此也

答問笙詩樂師書

毛奇齡

據問笙詩有詩則鄉飲酒禮笙入三終將以笙笙詩耶抑亦別有歌詩者而僅以笙應之耶此問最善從來辨笙詩未有辨笙其詩者夫所謂笙詩謂笙必有詩非謂笙詩之必有歌也凡詩可以歌亦可以笙所謂笙詩有詩謂笙詩之必可歌非謂笙詩之必不可以笙也蓋笙與箾與籥與管四器皆主聲詩皆應歌之器皆在堂下原無徒器者但有歌而器有不歌而器總必有詩其歌

而器如鄉射禮之工歌於上而堂上堂下之笙瑟皆應之即鄉飲酒禮之合樂是也此有歌之笙也不歌而器如大射禮之管新宮始奏禮之管象堂下俱不歌而俱以管笙聲其詩即鄉飲酒禮之笙入間歌是也此不歌之笙也是以春秋傳有歌鐘即頌鐘頌磬所以應歌尚書有笙鏞周禮有鐘笙即笙鐘笙磬所以應笙夫笙又有應則笙即歌矣此如漢橫吹東西晉大角皆用之軍中並無歌工而曲中有詞如上之回思悲翁等則豈有

笙管而反無詞者故往以不徒器析其無詞謂不如步
瑟調笙之憑虛作聲無字音耳非謂其有字而不歌也
若又問歌工上下多寡經無明文則漢後歌工多而授
器少古則授器多而歌工少即如飲射一禮或四工則
兩歌兩瑟六工則兩歌四瑟而笙管之數不與焉然而
歌工必在上即笙管鐘磬皆列堂下而皆可以應其歌
是以合樂之法工歌關雎則堂上之瑟堂下之笙管皆
羣起而應之其歌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皆然舊註

所謂合樂者合金石絲竹以歌之金石者鐘磬絲竹者瑟與笙管也乃孔穎達誤註鄉飲酒義謂上歌關雎下笙鵲巢以應之則世無有以張家之聲合李家嚮者來問所云各詩各章長短不齊此明了之語註經之儒於此不曉宜乎六樂一經歷萬古如長夜也但世有過為分別者謂歌工必堂上堂上之瑟必不如堂下之以器器詩則又不然射禮至命射時歌工皆遷堂下而樂正命絃者曰奏騶虞則瑟工亦不歌而但瑟騶虞之詩以

主鼓節所云鼗鼓薛鼓者是歌工亦居下琴瑟亦器詩
上下有尊卑八音無貴賤也至又問歌必在前舞必在
後特不知舞曲與歌曲同終抑舞曲之餘又有歌曲則
有以舞曲終者春秋傳季札觀樂見四代之舞而即觀
止是也有以歌曲終者仲尼燕居序大饗之九節以獻
賓樂作為一節賓酢樂作為二節升堂歌清廟詩為三
節下管象武即舞也為四節夏籥序興謂以籥吹又以
籥舞也為五節薦俎而樂又作為六節將行歌采齊七

節賓出以雍徹以振鷺八節九節是歌後有舞舞後又有歌況燕禮有無算樂將歌舞迭更而無算數即燕饗一禮且然至於祭祀之徹餕送尸其歌雍歌夏皆在舞後更無論也若琴瑟七絃分正清向未即答以病不及也嗣後即有答書而又不能寄今見來書所録備正清之說於七條十三刌之中雖與僕說稍未合然故不礙聲律所謂汎濫言之而五六皆見斯已耳

詩問

詩問九夏非周頌　　汪琬

問者曰九夏果周頌與曰南陔白華華黍由庚此笙曲也九夏此金奏之節也葢皆有聲而無詞大射禮歌鹿鳴三終奏肆夏新宮三終周禮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夫有聲有詞工所諷誦者歌也有聲無詞工所播諸笙管琴瑟鍾鼓者奏也九夏烏乎頌問者曰然則肆夏非時邁與曰非也先儒謂肆夏一名樊時邁也昭夏

一名遏執競也納夏一名渠思文也又謂肆夏為一詩樊遏為一詩渠為一詩皆臆說也吾未聞一詩而三名者也且時邁有肆於時夏一語適與肆夏合猶可借之以相附會若昭納二夏則於執競思文奚取焉孔子子夏不言也儀禮左氏傳不言也後人亦何從知之吾亦何從信之哉

詩問變風變雅之終

汪琬

問者曰變風變雅之終也其亦有義例乎曰有之王道陵夷周公名公不可復作風詩之終於東山破斧諸篇也所以見天下之思周公也雅詩之終於名旻也所以見天下之思名公也

考

九河考

平郡王福彭

九河之迹著自許商商為漢成帝時河堤都尉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據商所言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徒駭最北鬲津最南三河既知其處則其餘六者以爾雅九河之次推之太史馬頰覆釜必在東光之北平成之南簡潔

鉤盤必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無疑此其大畧可知者也若條分而縷析之一水必指一處則記載紛如可得而述孔疏徒駭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于欽謂漳河即古徒駭以今輿地考之漳水自鉅鹿至天津入海中間所歷皆徒駭之故道則齊乘之言似得其實太史自昔無考明一統志云在南皮縣北馬頰覆釜通典云在平原郡界平原德州也胡𣛷于欽以滄州南之大連澱當之漢志云東光縣有胡蘇亭簡河正義云在貝州歷

亭縣界歷亭今東昌府之恩縣是簡河反在鬲津之南謬矣金地理志云南皮縣有潔河鉤盤通典云在樂陵縣東南鬲津元和志云在安德南七十里于欽以濱州之士傷河當之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然許商止得其三其馬頰覆釜鉤盤三河至通典始得之由宋迄明而後簡潔太史三河遂皆臚列可指以漢人所不能知者而後人考之獨詳其果可信也歟蔡註以為或新水而被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為兩說皆似是而非無所

依據誠哉是言矣獨是蔡註亦有可議者簡潔本二河故考亭註孟子亦分之為二蔡註乃合之為一且議先儒不知一為經流何其疎畧之甚也徒駭為河之本道孔疏之説甚明故班固云自茲距漢已亡其八枝則其一存者即徒駭也豈别有所謂經流耶至爾雅釋水並無一曰二曰之文郭註於簡下註云水道簡易於潔下註云水多約潔則簡潔之必不可合而為一也審矣今欲自實其説遂自一而數之至八若爾雅之文有固然

者誣皺古人墨誤來者多聞闕疑殆不如是至於九河之迹既不可復識而王横遂謂與碣石俱為海所漸夫許商所指三河見在之地今河間交河縣東有成平故城東光縣東有東光故城濟南德州北有鬲縣故城皆漢縣也則所謂為海所漸者王横之臆說又烏足信也哉

税畒丘甲田賦考

韓　琰

宣公十五年初税畒成公元年作丘甲哀公十二年用田賦此春秋所紀用民財力之制每變加重而諸儒之説各有不同者也税畒有二説以為是時民患上力役懈於公田公田之所入薄是以宣公履畒而税未嘗加於什一之外但以其非古者藉民之力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之舊制是變法之始故譏之者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三傳及何休范甯註皆同而

胡安國本之者也以為公田之外又履其餘畝十收其一正哀公所謂二吾猶不足者始於杜預及徐邈穀梁註而朱熹論語集註哀公問有若章引此宣公稅畝為說也大抵稅畝以前說為是王制言古者公田藉而不稅註言藉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孟子言入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故朱熹亦言或但耕則通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也今宣公自六年至此三遇螽災頻仍水旱是秋先書螽而後書稅畝是通行踏勘

檢校荒熟擇其善者非復收公田之租矣依穀梁之說計之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蔥韭盡取焉則公田中去廬舍二十畝田秖八十畝今履畝而税則是以八十畝而與百畝者通算已浮於十一之外而又煩瑣傷體故曰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以但收八十畝之入較之公於一井之中多入幾一十八畝也若謂變法之初遂至倍取於事理決不然矣丘甲有三說以為四丘為甸賦車一乘每乘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凡二十五人為一甲本

四丘共出三甲今作丘甲即一丘出一甲者諸儒之説多同而極主之者胡安國傳是也謂邱出甸賦者杜預是也謂農工各有職以事上甲非人人所能為今魯使丘民為之者公羊穀梁及何休也丘甲固當以胡傳為正而張洽以為每甲士統步卒二十四人必無增甲而不增步之理古者於六十四井之中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四丘共出三甲今使一丘出一甲是於五百十二家之中而更取二十五人為兵但其或

三甸而增一乘或每乘而增一甲則不得而定也若謂一丘十六井一百二十八家而使之出長轂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比甸之賦則頓加於常制四倍又必不然若公穀所謂則是使農夫造甲義無所承益不足辨也田賦有五說以為田主出粟而賦則於商賈之里廛本收區域之征以備牛馬車乘此賦止於里廛而今并賦之田故譏之者胡安國傳據國語稷禾秉芻缶米之文也謂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

其田及家財各出此賦者杜預范甯之說也以為丘賦猶未足又以田賦之家出一人以為兵者陳傅良之說也以為井出丘賦者賈逵也謂田為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若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者何休之說也五說惟胡傳以末業幸免之說為得之以周禮九賦考之葢信矣據廬陵李廉以為古之甸出一乘者但出此一乘七十五人覩春秋傳所載臨事而授甲授車則知馬牛之屬亦非邱甸所出葢賦之區域官為之備臨事而

授之民事已而還之官也豈以丘出一甲之後三甸當增一乘其車輦馬牛甲冑之屬里廛之賦不足以供而又為是計田而斂取民財以充之歟蜀杜諤云别其田及家財各為此賦明是前此田財通為一而此别為二乃是平增一倍非更分别其有無而李廉但駁之以為家財之有無難均亦未也經文明言田賦正謂不當賦之於田耳如杜説則當云以財賦不當云以田賦也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出一乘一乘

三甲士凡四丘一甲古法本於五百一十二人中而出七十五人自丘甲之後一丘一甲於五百一十二人中而出一百人今若家出一人則是五百一十二人盡為兵於古法為七倍於成公時亦五倍也賈逵所為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則是視丘賦又增十六倍也皆必無之事也何休言斂取民財以田為率者近之特未言此賦之當出於里廛耳胡傳於三事皆得其觧獨於哀公所謂二吾不足者終屬游移於初稅畆條則云

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於二猶不足是謂丘甲田賦之後未嘗謂稅畝即取二也於田賦乃云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其說前後相違矣考之於經公即位以後未嘗有水旱螽蝝之災自十二年春用田賦而冬十有二月螽十三年十有二月螽論語所記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明是因螽災而年饑其謂二猶不足明是田賦之後始為什二矣豈得謂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哉要之稅畝則取民之財

者廢公田助法少溢於什一之外然而變先王之制而作法於貪後世因之有加無已立甲則用民之力者加三之一既已計立而增兵兵田賦則又計田而出其財正緣兵既增則取之於里廛者不給故也自此則盡民之財竭民之力一倍古制矣經於稅畆之冬書螟書饑於田賦之後疊書螽以為天道也夫子曰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田賦將又不足明乎此非致足之術而必至於又不足者也故於稅畆書初立甲初也田賦亦

初也然不書初者誰生厲階其末有必不可以止者也

故聖人甚慎乎其初也

書大傳攷

李紱

書傳自漢魏以來並遵今文之學無一人見所謂古文尚書矣故亦無一人見所謂孔氏傳者自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唐人據以為疏頒之學官而伏氏尚書大傳遂亡不傳考漢書藝文志載伏氏勝尚書大傳四十一篇隋志尚有三卷其完缺不可知嗣後史志更不復見惟鼂氏讀書記稱今本四卷首尾不倫則雖有存者已非完本而今併是而佚之矣伏生之學歷有師承其經

固可信其傳亦當得經文本義不至如後人解經率憑私臆乃葉氏夢得謂伏生尚書大傳言不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為七政謂金縢作於周公沒後愚謂即此二端亦足徵大傳立義之精非後世訓詁所能亦非偽孔傳所及而葉氏狃於習見不能虛衷折其至是蓋成見之為害也嘗試論之政者國家所行之事即堯典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是也歷象欽天有天之政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天行氣盈之數以管窺天測

之即天之政也分宅四極以定日晷嵎夷南交西朔方地之政也東作西成南訛朔易人之政也殷仲春殷仲秋正仲夏正仲冬四時之政也天地人四時各有應行之事故謂之七政其事見於周官詳於月令後世猶守之至於日月五星古未聞有專理之政事堯典所謂日者日中日永日短所謂月者指閏月言之葢皆歲月日時之日月也太陽之日象雖有出日納日之文亦以正卯酉之時耳若太陰之月象則始終未嘗及之而五緯

則非所用月令雖秦書實本於夏小正去唐虞政治未
遠所紀四時中央各紀其日其帝其神及其蟲與音律
數味臭祀祭凡五之别皆在獨未嘗及於五緯至周末
石氏星經始以五緯星列於日月之次然則金木水火
土五星不得列於唐虞之七政也審矣偽孔傳以後世
之見釋古書不知唐虞之世未嘗有治五緯星之政也
若以五行當之則既已與穀並稱六府不應又與日月
同稱七政且孔傳固以五星釋之未嘗及於五行其訓

釋之詞謂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當天心與否則直啓後世機祥讖緯矯誣上天之説尤所未安豈若伏氏之傳為得欽天授時之大也哉至於金縢一篇雖出今文然程正叔疑其文不可信而括蒼王廉熙陽作論謂金縢非聖人之書其論不為無見而實則未見大傳所解故耳古之紀者無有所祈孔子疾不禱而周公禱之故疑其不然然子路請於孔子故孔子止之若周公則自以為功未嘗告之武王且告之祖考欲以身代臣子迫

切之情宜無不可惟是周公身秉國政乃令史臣記其請代之功又記風雷之異則孫虜之謂何此聖人斷乎不為者也若云公既明農然後王令史臣紀之則無端而作亦恐未然惟大傳以為成王葬周公適有風雷之變因追念前事之異敘而紀之則君有念功之美而臣無矜功之累即程與王之疑亦可釋矣伏氏大傳為後人所駁者其立義之精尚如此則其餘精義湮沒不傳者可勝惜乎偶因葉氏之說而辯之如此俾有志於通

經學古之士知今日舉業所治未足以定經義慎無拘
於墟而篤於時也

江源攷

李紱

江為南條大水與北條之河並稱河自發源至積石入中國境以今方輿路程圖考之已七千餘里而歷來溯江源者悉本禹貢岷山道江之文止就岷山言之雖博奧如桑氏水經酈氏注精詳如程氏禹貢論亦無異辭余獨疑江水廣與河等深則數倍並橫亘中國江尤有天塹之名而岷山在陝西廢疊州為中國境內何其源之近而小耶竊以為禹貢言岷山道江猶道河積石止

就神禹施功之地言之江源不始於岷山猶河源不始於積石也昔人嘗有以北金沙江為江源者其源在西番境内莫得其詳余典試雲南以南北二金沙江發策問士亦莫有能言其源委者後蒙

聖祖仁皇帝頒賜方輿路程圖則北金沙江源委井然既開方以計里又測極以凖度其法為古來所未有實

聖人嘉惠天下之盛心使通經學古之士不出户而知天下也按圖考之岷江與金沙江會合於四川之叙州

各自叙州逆溯其源岷江源出岷山當北三十四度西十二度行五百餘里過黄勝關至松潘衛入四川境又南行五百里至茂州之長寧堡有黑水河來會又南行六百里經成都府西境至嘉定州青衣嘉定二江來會又二百餘里至叙州與金沙江合自發源至此僅一千八百餘里若北金沙江則發源於西番之阿克達毋必拉必拉者江也當北三十二度半當西二十度經毋魯斯烏蘇之拜圖都渾共南行千八百里過裏雍河屯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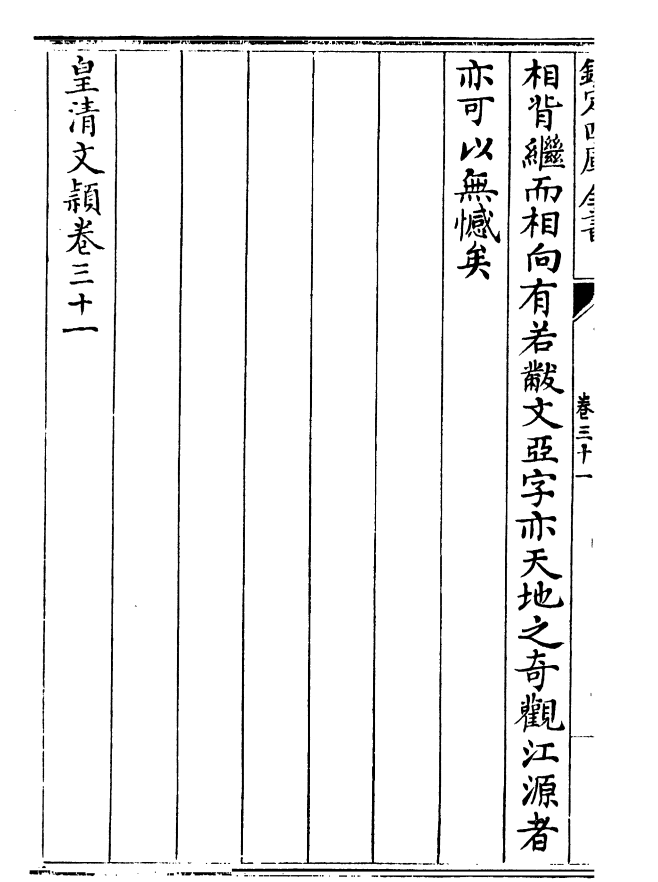
名金沙江又東南行九百里過塔城關至雲南麗江府又南行四百里至陶營廵檢司又東北行千里至雪山入四川境又北行千二百里有打沖河來會又東行三百里至凉水井折而北行七百里又東行四百里至馬湖府又東行二百里至叙州府與岷江合自發源至此已六千九百餘里較岷江之源遠三四倍凡水以源遠者為主而源近者附之今自叙州會合之處逆溯二江之源修短懸殊如此乃不以行六千九百餘里者為江

源而以行一千八百里者為江源此理之必不可者也

按黄河發源北三十六度當西十九度與金沙江南北相距僅三度半東西則止偏西一度而河源之南金沙江源之北皆高山聳峙巘即所謂崑崙山也河源在崑崙之陰江源在崑崙之陽而特微偏西二百餘里也又有一源名雅礱江即所謂打沖河與金沙江會合於馬湖西境者也雅礱亦發源於西番北境與青海南境接壤當北三十四度西十八度與河源南北相距僅二度

東一度中阻高山蓋亦崑崙之陽而微偏東二百餘里者也其源從平地湧出源泉百十道與星宿海相同西番人名以察楚必拉蒙古人名以七察爾哈那衆泉會流為大川南行二千里沿途納東西大水十餘處經四川西境始名鴉礱江又南行六百里入四川境過三渡水始名打沖河又西行三百里又南行五百里與北金沙江合又一千六百里至叙州自發源計之共行五千里較岷江之源亦幾至三倍而水勢盛大亦倍於岷江

以源之遠論當主金沙江以源之大論當主鴉礱江然不如金沙為確蓋金沙較鴉礱又遠千九百里源遠則流無不盛者若岷江則斷斷不得指為江源也又按江河並發源於崑崙河源在其北者已東趨陝西又折而北直趨塞外鄂爾多斯又東行千餘里然後折而南由延安入陜再折而東以入於海江源在崑崙南亦東南行已與四川相近復南行直趨雲南東行千餘里然後折而北由雪山入川再折而東以入於海兩大川始而



相背繼而相向有若黻文亞字亦天地之奇觀江源者亦可以無憾矣

皇清文頴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卷

皇清文穎卷三十二

雜文

粤西平露布　　湯斌

臣聞版泉振旅於皇家煇煌玉簡苗野奮戈於帝世照耀金封蓋文德丕播不因秉旄誓鉞而增崇而聖武布昭正兼執玉舞干而益大滄海全歸禹貢淪紋豈增萬里之波祝融久戴堯封寸地亦尊

昊天之命非臣猷之克壯咸與維新實
聖德之如天無遠弗屆恭惟
皇帝陛下宣昭義問敉寧武功垂裳秉珪而天下嚮風動顔變色而海内鎮定黄旄右指紉閣雲新玉仗南臨衡湘波静白環西獻流沙積石之鄉楛矢東來洧盤日出之郡卿雲爛漫山林無紫芝之歌日月光華太史著河清之賦獨此粤西星分宿末地近日南白象陵山孔禽蔽野西京之王會不通周禮之職方罔載今河山奠

矣謂宜梯山航海而來王豈日月出矣猶然鑽燧鑿揄而自照蒼梧慘澹鮫人泣明月之珠平樂蕭條估客棄桃枝之簟臣等恭承

璽命遠播

天威組練發而星斗明旌旗張而雲日曉樓船輕度細柳營開大將某指麾明月裨將某𠢕戟秋霜暨右義左仁佩忠戴信乃布德宣令而纁組來迎韜戈柬𣃘而壺漿恐後桂林象郡悉成虁鼓軒舞之民瘴雨炎風盡為

祝華呼嵩之地日無私照南邦永以無虞海不揚波北户宴而不閉幽荒絶壤始知天子之為尊六慰三宣共識聖人之在位蓋王師無戰龍城勒銅柱之勲大武維揚薄海靖兵戈之氣此皆受成

廟計憑藉

天聲不然何以熊茆未開犀甲未振而鵝山之險盡作藩籬煙瘴之墟永為狐兔也君之德也果如叔向之言臣何力哉豈曰郤縠之讓臣等無任慶忭激切屏營之

至謹奉露布以

聞

擬為司賔答問辭有序　　毛奇齡

康熙二十三年六宇蕩滌中外無事

皇帝奮桓撥之烈廓清南徼迤及東溟畫地滇海之外版漲籍渤凡九垓八裔雕身畫頷諸國咸奉

辰朔

皇帝軫念民隱謂

君有斯土撫育幾三十年而不一周知其地覿覽其山川風物則綏要萬里何自通浹惟古昔王者當天

下初定有廵行縣寓省方問俗之制自三代迄今未之有改顧事頗煩重度支水衡坐費檢會且千乘萬騎慮無或鋪張盛大爲司行奔命按王制廵幸諸禮自職方戒途太馭掌較以後凡車騎鑾宮城梐枑以及壇壝堂房珪璧玉帛黄駒赤犢皆有儲偫然且勾陳五校所在警蹕扈蹕衛仗周環百里嘗考文中子言虞舜一歲而廵五岳國不費民不勞者何也以兵衛少而徵求寡也然而語不

古合民無徵焉我
皇上以非常之元創非常之舉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
人順人然而三王不竝軌五帝不襲治考建因革
而禮制行乎其間蓋一人順動萬人幸之之謂幸
一人慶行萬人豫之之謂豫如必造明堂而後可
以覲后則輯瑞何期必設輶軒而後可以採風則
覲方何待
皇上納羣臣所言特練時日倡舉

巡幸減從官省行軍採大禹四載之需折虞廷五年之
典隨不逾萬人時不滿百日登岱觀河浮江涉淮
經閭閻詣闕里所至問民疾苦父老扶杖兒僮婦
女率負戴來觀
鹵簿不譙有高年者則抵錢慰勞之先為
肆赦令溥海內外咸霑
豈恩及所過州縣民廛市廬又皆有
捐復寵賚芸鉏不變鎌穫如故市估行販及道路師旅

馬羸楫筏儼返家衖何其盛也昔東漢光武巡游
南陽置酒高會召吏人飲食復其租賦以為美事
而章帝南巡詔所經地無得設儲偫命司空自架
橋道其詔有云方春所過無有伐殺車可以引避
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至今史載猶歎誦其
言勿衰今
車駕經行屏却供億州縣
起居悉絶所餽獻即

行在爰止亦竝無宮懸鑾仗鐘鼓鈴檥之設而民之引
領望
幸者相屬於道然猶
親視河溢立灑
宸翰殷憂悼歎不數豮子即當穉莫
宣聖儀物備至臨行惓惓尚復貽曲柄
御繖以申向慕此雖金繩再出必紬帝佶為封禪起周
成為巡狩亦豈有過誠恐諸儒不諳動循掌故將

引虞書王制覲典祭義以及元嘉之儀開元之禮重相諮詢因設主客往復倣東方客難揚雄解嘲班固答賓戲夏侯湛抵疑之文擬為司賓答問辭以曉譬之庶後之君子可考觀焉其辭曰

司賓大夫與四方客使集王會之堂理職貢之事主當壹是國信方物披圖眴節悉具紀會方斯之時華蟲各辨等丹越皆就位四方客使有詞於其列者曰古者聖王御世四海晏然則因而巡狩巡者循也民可循則因

而廵之狩者守也為我守土者吾從而循順之然而動習矩錯著有法則曩時五載十二載天道大備升中告至先為造類於是修職有其戒犯軷有其義土訓夾車而問形掌道審言以詔辟定方明於司盟布綿蕝而表位夫弟以壇壝觀之三垓八通太乙環五穿蒲畏草上無風雨然且明堂巋然以天齊主就其文而紀其事則公男升降中階阼階有其等后王遜讓天揖時揖有其數桓躬穀蒲以五擯四擯為節鐏罍篚羃以一進再進

為度其煩我奉常而需我掌故有前事矣矧宮城所舍
晝樹筍簴藩籬外護夜振錞于或習禮以射牛或布幣
以代駒設旙而炙玉檢瘞駟而陳木禺臨學校則執羽
鷺祀邱壂則用乾魚然猶車駕之次考及同瑄槱燎之
末享逮先厨故以登封而廵河則負薪擔石者有之以
祠畤而幸學則說經講易者有之以師行而及游畋則
耕定陶蒐涇渾者有之以祀社而及祠賢則封樂毅祭
桓譚者有之是故銘石頌功德古王未免陳風紀美盛

聖主不嫌今
皇上撫有四海治極三古聲教振開闢規制軼區宇百
禮斯洽萬類咸叙
承天搢斗紀節布度當八風悅豫之時乃順應而為四
巡之舉則是西鳥東魚里禾鄗黍符瑞之應報饗之數
無有若
今日之富者此管仲所謂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
焉然而出不盛車甲行不飾金鼓羃鼎不夕張帷宮不

鑾御

躬省方俗

清問疾苦升禋岱宗灑澹河滸登習禮之堂探藏書之

府塞決水以石菑撤通天之權火然且百日之間而南

浮江淮東至齊魯是豈古皇不足法與抑何掌故多未

預也且吾聞

鑾輅之南翔也行不除道耕不輟疆女不下機織市不

易蓋藏兒童讙於衢巷估販偃於舟航然且矐髮黄口

如葵傾陽或牽以犧或捧之觴輪蹄踵趾馳驟康莊則嚮使肆覲而輯圭玉報燎而坐明堂既審權於三市亦奏律於四廂治郕奉高之側捐租崇邑之傍將不止紹神靈於軒頊比功德於虞唐而又何事物之罕備考建或未遑焉司賓大夫廼斗然却立瞿然而改容肅然而正告之曰子徒知三古之當遵而不知一王之制之自有章也且子亦聞廵幸之何意乎

皇上以為六闔一統萬國來會則民

后之情不可以不接中外之勢不可以不通乃或禮過

繁而力匱制過賾而用窮費時日則機務不給多導從

則供億不充此前古之所以易行而夏商以後遂間世

而不一逢也夫創制顯庸務在獨斷因監損益貴乎折

中故湯武用干戚不需揖讓姚姒有子弟未嘗分封彼

夫劉氏之興二月而西廵十月而反東廵者限於時也

後魏繼世北廵及中山東廵而止及橋山者絀於地也

貞觀幸底柱以治河為封嵩而書之旂勒之石者介於事也建隆平潞叛以行師兼詢俗而先勞軍後損租者阻於勢也是故游觀無定形廵幸無定儀省察補助無定經方行典禮無定辭必畫井田於郡縣之日則畸矣講車戰於騎射之年則蹪矣傚垂裳結繩於刻書削契之世則欺矣施儷皮尺布於九圜六品之時則佩矣議守社捍牧於車書大同軌轍齊至之際則誇矣任歲兔方弄兵

天討其辜鋪敦卒旅底於昆彌

挺鈹四伐而未嘗傚征苗之師間嘗取士

詔下徵車

臨軒親覽特簡仲舒是本制舉而不必循選造之遺乃

者甫馴

龍馭先樹雞竿

大號乍渙

洪恩驟殫以巽風行作解雨覲何必崇朝遍彼泰山即

其

陟喬勿修壇壝金匱石䃭却之若遺黃虵不屬白璧是

痊

賜車勞酒羣呼天齊此豈禪禮所得庶幾當夫觀河有

事玉馬羣臣從者宰執以下咨嗟抑鴻賦此皓皓不搴

葺茨但借禾稼升盬斗酒彼安用者周之翕河遜茲盛

事漢武築宮於斯為下爾乃

九旗南指方江厲淮板艙黃蔑非龍艘材造舟震澤纜

石吴臺民之望之有如嵗來丹陽可駐黄金誰埋六代
殘構視若刼灰惟彼故寢加以封栽䘏殷優恪自古所
希漢高過湖祭周王祠方之於今豈得媲之矧
贍闕里言觀鐏匏登堂習禮為斯文昭俎豆未湮宫墻
豈遥祗因重道景行孔勞臨行留仗
羽葆翠幬奚止過魯祀一太牢且吾閈蒐狩之典不能
常舉以旗致民載䄃詟鼓苗田茇舍總類振旅雖曰從
禽實比卒伍以是大閲嵗無一有乃當

鳴鑾偶爾建鐸暫啓和門自有坐作車不詭遇獸無私獲笑彼司馬枉事表貉且夫儒生博士之言亦安足責哉在昔列王將廵有謂編蒲裹車勿傷山石掃地而祭席用葅藉則帝主聞之已充耳而勿懌即高世比德欲效九皇頗采儒術上告登封然且拘牽詩書扳引畤羲軒所埀夷吾所記大夫文學爭辨不已絀偃斥霸遂罷封議此真泥曲傅會無所考適之已事也故以廵行之禮而苟襲舊聞則無一而是彼夫職方行令修涂辟

境而後之效之者非大治馳道則長開蕩渠掌舍治宿設藩置籬而後之祖之者非圜垣四面即離宮百區故板城幄殿丹青輪軸此土方所擬似也昆侖神樓槍車鈴柱不可謂非明堂之遺制也故五玉三帛極之為貢金獻幣籠香篚藥之端勞酺賜布類推之即為裝錢路觚以及軍工羽釋紫茸赤罽之所由以捐是以結綵樓演百戲實由行殿之陳懸始之布香臺排畫甕窣青繩閉赤楯悉從壝門之大次小次啓之故王人一帥屬而

後且盡統其諸王百官與夫蕃人貢使之族羣后一表綏而近且增之以羽林車騎金吾鎧仗而猶以為不足然則禮當極弊亦何非率由之始所濫觴者而動言掌故斯已督矣乃以

法駕之出控神虬跨龍騵雨師灑道風伯清塵豐隆為之啓馭羲氏於焉捧輪材官不刷鬣騎士不解帉八鸞秩秩

九組駪駪不百日間而東漸南暨所至若神浸假吉行

五十必拘禮文則大旂金輅將有一年四廵即遙鑣急節而不能造其閭與闥者此眞聖人行事法則兼至即偶然舉動有非臣民庸衆所得窺伺而戴天忘高履地忘厚挾莛而撞嵩高把蠡而測海蓫此

神聖之所以難名而

帝德王功遂當有其萬世也

演連珠十首

彭會淇

臣聞穹窿職覆合萬彙以資生博厚能容萃百川而歸海蓋道大則畛域不分量弘則洪纖畢載是以化隆無外雕題鑿齒以胥來治統一尊岳貢川輸而罔怠

臣聞日月流輝光窮蔀屋之下雷霆振響聲沈蟄伏之辰何則智以不徧物為照威以不數見而神是以黈纊懸旒益養聰明之用垂衣結纓彌留沕穆之真

臣聞黼黻為章則綦絲匿采韶韺迭奏則下里輟音必

聖神克建文明之極惟廟堂乃稱著作之林是以馬負
龜陳啓苞符於天地星紏雲爛流雅韻於古今
臣聞太阿在匣神妖懾而藏形明鏡在懸物醜望而却
面是以義取於止戈而慮深於忘戰故玉瑶琿琫在原
匪曰馳驅車馬旂旌于敖豈為游衍
臣聞江湖普潤挹之也靡涯雨露流膏施之者無厭故
恩以積而彌深澤以廣而斯遍是以仁風翔洽不害禹
霖湯旱之年淳化蒸濡猶切舜徼堯咨之念

臣聞斗杓東指則氷腹失堅火曜西流則井梧飄榦氣至斯達四序所以不愆令出惟行萬幾所以立斷是以王言之布象其如綸大號之頒同於渙汗

臣聞物違其性罔克有濟器適於用不必相通故棄短錄長矇瞍可以辨律因小致大洴澼可以習攻是以六相宣猷各定陰陽之位九官効職分司水火之功

臣聞細莛雖輕亦發洪鐘之響飛塵雖薄思增泰岱之高惟虛中者能受故集益也不勞是以芻蕘不遺哲后

殷勤而止輦芻蕘可獻聖王鄭重而懸鞀

臣聞璿璣在列不羲和而占時規矩具存不工倕而制器何則應物以神不以迹而傳世以法不以意是以儷皮之禮未足昭圭壁之忱搸尾之音未足極管簫之致

臣聞養嘉禾者必剪莠稂護幽蘭者必芟荆棘盍薰蕕並器則芬郁潛移涇渭合流則澄清終塞是以象恭旣放五臣遂績奏虞廷偽辯始除三月已化行魯國

原教

朱彝尊

始為三教之說者誰與其小人而無忌憚者與生民之初草衣而血食露處而野合聖人者出教之田里教之樹畜養生之本既具然後修道以明之其理身心性命其治家國天下其端禮樂刑政其文易詩書禮春秋蓋自庖犧氏作而伊耆軒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數聖人損益之而教已大備初未嘗有所不足必待佛老之說以濟之也佛老者持過高之論行不近人情之

事不耕則無食不蠶則無衣無男女則生人之道息無上下則紛爭之漸起以彼其說行之國中蓋有時而窮則相率聚於中國食人之食居人之廬陽叛聖人之言而陰収聖人之教之利愚者不察遂惑其說至等聖人之教三之嗚呼彼之所奉者一而我之所奉者三曾彼之弗若矣天下之理出乎剛則入乎柔出乎陽則入乎陰出乎君子則入乎小人未有兩是者也惟内無所主則死生禍福戰於中其初守道不篤持論兩端其究歸

於無所忌憚而獲罪名教當是非可否之際倡為調停之説者未有不流為小人者也且所謂教者何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教而已矣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孟子曰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故曰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彼二氏者既已棄絶其人倫事物之常將何以副教之名哉子路問為政夫子告之以正名謂名之不正至使民無所措其手足

若是其甚也世之儒者誦聖人之言而安於三教之目

其亦罪人矣夫

原刑

朱彝尊

墨劓剕宫大辟非舜之五刑也舜以命皐陶者流也鞭也扑也贖也賊也象以典刑五者是已甫刑曰苗民勿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斯則劓刵椓黥之謂肉刑之始矣刑者一成而不變聖人之所甚不忍也故就典刑命士流者宥之鞭扑者贖之若夫怙終不悛則法在必誅賊之為言殺也春秋傳晉侯使鉏麑賊趙盾是也相古有虞之世畫象而民知禁赭衣墨幪別其冠

服使觸罪者知耻悔過得以自新自五虐之刑作殘其形毁其體膚斷者不可復續終其身不敢與士民齒將無所用耻焉彼夫劓刵椓黥在苗民發聞惟腥舜方哀矜庶戮之不辜務遏絶之豈反效尤而以至仁用至不仁之法乎荀卿有云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斯言是也班固漢志援俗説著論以為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昔者鄭子産鑄刑書叔向非之其言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其云禹刑湯刑者

初未嘗指爲肉刑而班氏實之孔氏書傳稱吕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不知何所據依殆無稽之言爾愚考肉刑夏莫之用商亦無明徵伊訓臣下不匡其刑墨出古文尚書未足深信迨周官分職乃掌之司刑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宫者守内刖者守囿然則肉刑其昉於周與穆王閔實其罪許罰以鍰是亦不忍人之政矣蓋至漢而文帝始除之仁人哉俾五虐之刑絶於世可

謂盡心焉已顧腐儒之論尚謂肉刑當復豈不謬哉作原刑告後之君子治書者兼可明孔傳之僞焉

原教　李紱

教之說何昉乎中庸言修道之謂教道惡在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也道在於是則教在於是矣教莫古於唐虞其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也亦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已孟子敘述三代之教謂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然則舍五達道棄人倫無所謂教也魯論稱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者修五倫之禮

節也行者踐五倫之實事也忠信者以親義序別信之實心而修其禮踐其事也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即中庸之知仁勇所以行此五達道者也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孝即父子友即兄弟睦者兄弟之推婣者夫婦之黨任恤者朋友之交其教之而興之者君而承其教而升焉者皆臣也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皆五倫之所有事所以相治相養而遂其親義序別信之心者也聖人繼作

其教遞詳教之以佃以漁焉教之以耒耨焉教之以懋遷交易焉教之以衣冠焉教之以舟楫焉服牛乘馬焉斷木為杵掘地為臼焉教之以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焉教之以上棟下宇焉教之以葬以封以樹喪期有數焉教之以書契百官治萬民察焉其為教甚繁而總其藝之概則曰禮樂射御書數皆五倫之所有事而已其人之等雖有君卿大夫士庶人之分其人之業雖有士農工商賈之別而總其人之類則曰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皆五倫之所綴屬而已是故天下無倫外之道即無道外之人天下無道外之人即無人外之教自二帝三王以來莫之或易也沿及後世乃獨目聖人之教為儒而又有異端邪說與儒者之道分行畸立而多為教之名者何也曰二帝三王之時教主於上作之師者即作之君者也至周文武而下道在周公則移而之臣矣然猶行其道於朝廷之上也至孔子而移於士矣儒者士之別稱不必皆能為聖人者也

故孔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儒行出於漢不必實為孔子之言然哀公問儒服而孔子猶不以儒自居至戰國時有楊墨之言然後以學周公孔子之道者為儒墨者夷之所稱儒者之道是也而孟子亦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而儒之名於是乎乃立楊氏為我墨氏兼愛未嘗遺棄五倫也而推其流弊之所極至於無父無君孟子以其有害於人倫也故辭而闢之至後世乃有所謂道與釋者出焉而後天下乃有

倫外之道乃有道外之人乃有人外之教夫所謂倫外之道者何也人之一身有理有神有氣有形仁義禮智信者理也知覺運動者神也屈伸呼吸者氣也耳目口鼻四肢者形也以理宰神以神運氣以氣運形施之身措之世而人倫出焉所謂道也若釋之道則靜守其神而已知有神不知有理惟恐一物之擾吾神故空諸所有雖遺棄五倫之人而不顧也極其靜之明可以彰往察來而動則昏道之道專致其氣而已知有氣不知有

理惟恐一事之損吾氣故清淨無爲雖遺棄五倫之事而不顧也極其專之用可以却病延年而勞則敗是所謂倫外之道也倫外之道無與於家國天下故曰道外之人道外之人無與於修齊治平故曰人外之教昌黎韓子欲塞而止之則孟子放距之說也歐陽子欲修其本以勝之則孟子反經之說也然吾謂不必塞而止之也彼不塞而吾之教無不流也彼不止而吾之教無不行也亦不必修其本以勝之也不修而吾本自在也吾

本在而無不可以勝之也何也吾儒之教聖人之教也聖人之教修五達道之教也聖人之教而有一日不流不行不修焉則不足以為聖何也無君臣焉則強凌弱衆暴寡而天下亂矣無父子夫婦焉則生人之道滅而乾坤或幾乎息矣有父子夫婦自不能無兄弟而朋友則亦彼之所不能無也是吾儒之道固萬古流行於天地何必取彼二氏者塞而止之而後流且行哉或謂聖人之教後世未必能如二帝三王之修之也本之不足

則從彼者衆烏在其能必勝也曰本固未嘗不修也後世之修之雖實心實政亦與時為盛衰然未有舍五倫之說而可以治天下者也是吾之本無日而不修也本無日而不修則儒者之教無人而不遵而勝不勝不足道矣子疑二氏之衆而守儒教者之少耶儒不必冠章甫而衣逢掖也凡南面而臨天下者君也即儒者也承流宣化於下者公卿大夫士也即儒者也趨走而在官者府史胥徒也即儒者也耕且歛者農也即儒者也懋

遷有無執藝事以食其力者商也工也即儒者也何也彼皆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者即皆聖人之教也彼遺棄五達道而為道與釋者特養神養氣之一術葢千萬人而一二人者也千萬人而一二亦焉能為有無而又何勝不勝之足言乎吾故曰天下無倫外之道即無道外之人天下無道外之人即無人外之教也